

作为现
当代文学青年批评家
的黄德海,对传统典籍有着
特别的兴趣。从2018年的《诗
经消息》,到2021年的《世间文
章》,他观历史过往,勾连着古今的
诗与思。借着黄德海参加“驻岛写
作计划”的机会,本刊特别邀请
青年作家、《天涯》杂志编辑
郑纪鹏对其进行专访。

世间文章,勾连古今诗与思

本刊特约撰稿 郑纪鹏



黄德海近照

作家档案

黄德海,《思南文学选刊》副主编,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。著有《世间文章》《诗经消息》《书到今生读已迟》等。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、第八届“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”、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文学评论家。

人生是不断寻找出路的过程

郑纪鹏:无论是作为《思南文学选刊》副主编,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特聘研究员,你的“主业”都是现当代文学,近年来却对传统典籍越来越感兴趣,这其中的缘由何在?

黄德海:或许并非近年来对传统典籍越来越感兴趣,是原来就对此感兴趣,近些年在写评论和各种文章的时候,终于摸索到了可以就此写作的一条小路,因此难免跃跃欲试。

郑纪鹏:在《世间文章》一书中,你选了《檀弓》《史记·李斯传》及《赐南越王赵佗书》《轮台诏》等名篇进行精读。选这些篇目是出于个人旨趣,抑或有何内在用意?

黄德海:这本书中的文章都曾发表在《山花》2019年的“诗文间读”专栏里。《山花》的李晔来约稿,我就问,能不能写一些关于古典诗文的文章?承《山花》信任,就开了这么一个栏目。开始的设想是把金克木在《“古文新选”随想》中提到的七篇文章(李斯《谏逐客书》、刘歆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、唐太宗《圣教序》、朱熹《孟子集注》的最后一段、曾国藩《求阙斋记》《文选·序》以及《汉书》中徐乐的《上皇帝书》)写一遍。没想到上手就先写了一篇关于《诗经》的,然后脑子就转到了《礼记·檀弓》上,一下子写了两篇;随后才写到《谏逐客书》,本想写一篇文章,没想到一下子写了四篇。后面的篇目也是这样,既在计划中,又随时溢出计划——或许这就是写作好玩的地方吧。

郑纪鹏:在《世间文章》里关于李斯的文章中,你曾为李斯的命运扼腕叹息,说他“走在历史的深渊,似乎有什么不祥的鬼魅在奋力牵着他的衣襟”。你认为作为个体如何在他的时代中自洽?

黄德海:对照李斯的命运,我觉得个体很难在历史和时代中自洽。写这些历史人



物和他们的文章,其实是为了看一看他们怎样认知世间并在世间寻找出路的,写着写着慢慢意识到了一点,哪里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出路,人生差不多就是个不断寻找出路的过程。

思考旧经典是做新探究的开始

郑纪鹏:翻阅《世间文章》,可以看到你随处提醒读者思考“历史、故事、事实”之间的关系,原因何在?

黄德海:写《世间文章》的时候,我心里的对照系统是我们身处的时代,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带来的经典革新。无论什么新东西,都不能无视旧典章,对旧经典的思考和谈论,不妨看作新探究的开始——否则,抚摸旧物,感慨万千,又有什么用处呢?

郑纪鹏:小说家赵松读了《世间文章》后说,德海是一个老派的人,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做文章,日日勤拂拭,却又常自遣无功。你自认为是一个老派的人吗?

黄德海:赵松是朋友,因此谬赞了。在赵松的意义上,我不配称老派,因为不够谦虚和节制。在通俗意义上,我不愿是老派,因为我从不想保卫什么东西。我希望自己所思所想是跟变化万端的时代有关的,尽管能力有限,无法做得很好,但我的出发点从来就不是因为迷恋老旧之物。

郑纪鹏:在出版《诗经消息》一书时,论及诗,你说:“好的诗(制作)其实是为一个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奠定基础。”可否具体谈一谈,诗与思如何重构共同体?

黄德海:其实稍微想一下就可以清楚,我们置身的时代,哪一样与经典无关呢?经典就如“立法”。因此,是否

可以说,那些称得上经典或即将成为经典的作品,正在重构共同体?

海南是有特别“谣俗”的地方

郑纪鹏:对于现当代文学批评,你曾说“将以敬畏和创造性的言辞,发出洪荒中的雏凤清音”。结合编辑和文学批评家的身份,你认为该如何挖掘“雏凤清音”?

黄德海:我很少想到挖掘,也很少做所谓呼吁的事。所有的问题,应该在我们自身体现。如果我们觉得没有好文章,就应该要求自己写出来;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好诗,就自己写下一首;如果我们发现文学批评不够出色,就自己去写出出色的来。那些“雏凤清音”不是挖掘出来的,是他们自己发出了这样美妙的声音,我们能够听到,已经是幸运的。

郑纪鹏:你在《世间文章》的序言中回忆大学时代的读书时光,夜里点蜡烛苦读,长此以往竟将寝室墙壁熏黑。关于读书,你对即将进入大学的青年有何建议?

黄德海:我想很少有青年愿意听一个中年人提什么建议。非要说,我想说的是,不喜欢读书的人,学会去发现这世界的生机并投入其中,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。至于原本就喜欢读书的人,兴趣会是最好的老师。

郑纪鹏:这次通过“驻岛写作计划”来到海南,有没有打算写一些与海南相关的作品?可否透露您下一阶段的创作计划?

黄德海:海南岛是一个有特别“谣俗”的地方,以后写作,大概会不时想到这个。目前手头正在做一个金克木年表,这个工作收尾了,再考虑下一步的事情。

《世间文章》:与历史相关的文章

文|黄德海

从经书看,古人在言辞中建立了精美教化系统,并且有维护这系统运转的严密方式。这一言辞中如此精美的系统,在古代曾经起过作用吗?它在崎岖起伏的现实中会是什么样子?

我想找到一个方法来探测这样子到底如何。于是想,是不是可以从古代挑选几篇与当时现实密切相关的文章,探测那完美的教化系统如何在其中起作用的呢?它们在具体现实中是怎样的形状,岂不是那精美系统落地之后的样子?

于是就不自量力写了起来。这一写不打紧,涉及具体现实的文章需要辨析和谈论的内容太多,开始的《檀弓》,一不小心就写了两篇;原本只想写篇谈论《谏逐客书》的文章,最终竟就李斯问题写了四篇;关于汉武帝的《轮台诏》,也从计划的一篇变成了两篇。这样一路下来,原本想写的很多篇就没来得及写。

因为这本书谈论的,都是与历史相关的文章,牢牢生长在人世间,就命名为“世间文章”。

正文之外放进了三个附录,或者是一个文章的例外,或者是一种世间的可能,总之也算没有脱离书名,就放在一起了。